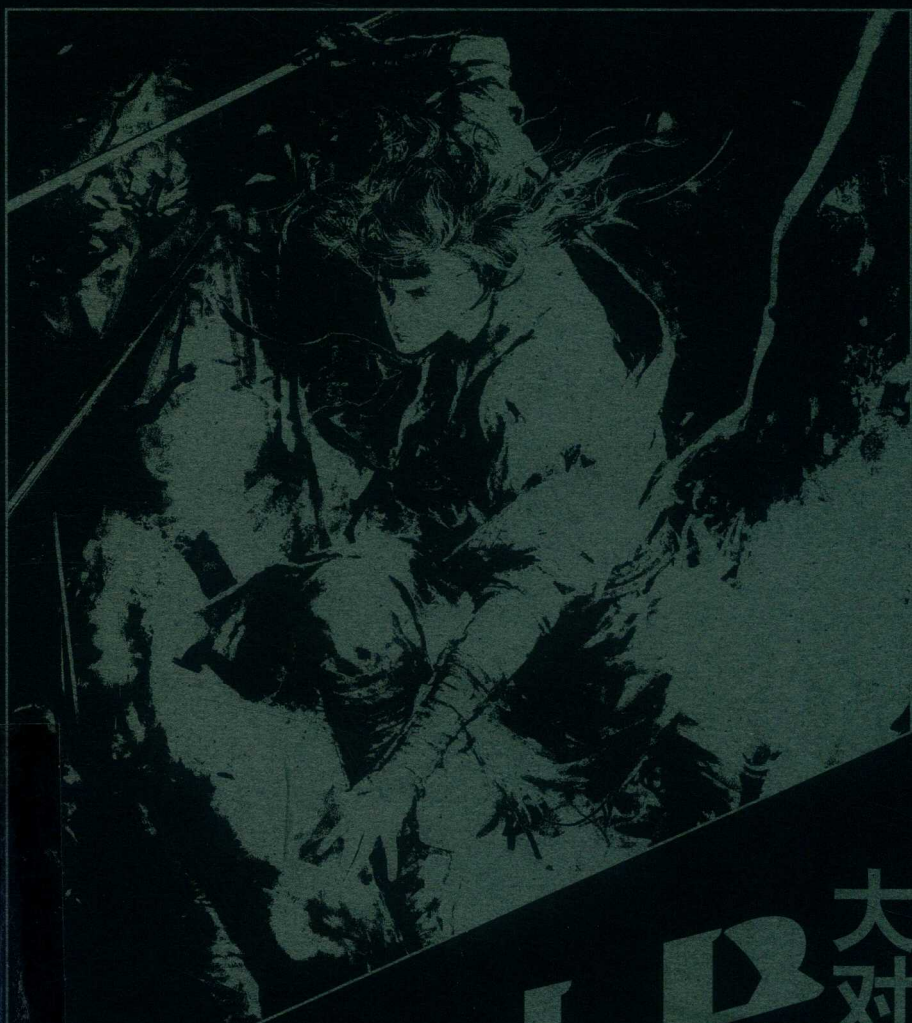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对决
Ⓣ

四大名捕

温瑞安
—
著

大对决
下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四大名捕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大名捕大对决 : 全 2 册 / 温瑞安著. -- 天津 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9.1
ISBN 978-7-201-14317-0

I. ①四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93194 号

四大名捕大对决

SI DA MINGBU DA DUIJUE

出版社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版人	刘庆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邮购电话	(022) 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信箱	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	郑 玥
产品经理	陈艺端 段 冶
装帧设计	欧阳颖

制版印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发 行	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6.75
印 数	1-5,000
字 数	382 千
版次印次	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大阵仗

第一部

穿肠的毒药

第一回 如何谋杀一阵风

第二回 手拈火炭的人

如何谋杀一阵风

[一]

捕头郭伤熊在出事之前，正调查着一桩案件。这桩案件不但轰动，牵涉亦大，而且毫无头绪，根本是一桩无头案。

这件案一直使郭伤熊十分烦恼毛躁，所以他逗留在衙里及在外勘察的时间比较多，比较晚才回家。

由于今晚捕头郭伤熊终于抓到了那件案子的一点头绪，以他锲而不舍的性格，就一直研究下去，等他真的有点疲累，感觉到要回家歇息的时候，已经是二更天之后的事了。

他此刻披上袄袍，深夜回家，手里还拿了几个大烧饼，一瓶米酒，半夜摇醒熟睡中的侄儿，好好跟他讨论一下案情，或许，那鬼灵精的侄儿能给他一些什么破案的启发。

捕头郭伤熊的家离衙门足有三里之远，中间还经过一片荒地、一块墓地。

当晚才初七初八，乌云又密，月牙儿朦朦胧胧，连路也照不清楚，只有地洼的积水映着微光。

可是郭伤熊是两河“小四大名捕”之一，他曾经立志要自己成为真正的“天下四大名捕”，哪还会怕黑？又岂会怕鬼？所以郭大捕头他一路轻轻松松的，手里拎着用绳扎好的酒瓶烧饼，吹

着口哨走回家去。

途中经过那块墓地时，已过三更。

郭伤熊每天都经过冢场，他胆大包天，忤作剖验死人肠子挖得血流满一地，他连眼睛都未眨过，更曾到过人人畏惧的“猛鬼庙”里去，把假扮鬼魅的土匪揪到县衙里去，所以半夜三更走过冢场，在郭伤熊而言，简直当食生菜一般平常。

但今天确实有些不寻常。

因为冢场里有钉凿声传来。

郭伤熊马上停步，侧耳细听，却无声响。这时雾气深重，月色昏茫，乱墓堆里影影绰绰，依稀似有人影，但是又看不清楚。

郭伤熊摇摇自己手上那瓶米酒，明明还没有喝下肚里去，不可能因为微醉而听错，而且干他这一行的，就算喝酒了，眼睛合着，耳朵也能分辨出飞过头顶上的是鸟还是蝙蝠。

否则，随时会被人一刀割下头颅来下酒。

他想到这里，不由苦笑了一下。

吃他这行饭的，就有一位叫追命的，就算喝个十七八斤酒，醉了七八成，但从来没有人能在他酒醉的时候暗算得着他一根毫毛。

这算是神乎其技了，而他自己，还没有这个本事，他想。

他正那么想着的时候，钉凿声又传入耳际来。

这次绝不可能听错。

是铁钉子钉入棺木的声音。

三更天，居然有人在冢场里钉棺材，真是见鬼了。

郭伤熊很快就暗自下了一个定论：如果正常和正当的葬礼，不可能在这半夜三更进行，除非不是葬礼，否则，就算是埋葬也

是见不得光的死尸。

一想到这点，郭伤熊左手还提着米酒烧饼，但右手已按着刀柄，身形已没入墓堆之中。

他没有发出吆喝，擒贼擒王，抓盗抓赃，他决定要潜身过去看个究竟。

他闪身过去的时候，钉棺之声还一下一下地传来，但等到他逼近发出声音处不到一丈之遥时，声音戛然而止。

郭伤熊一皱眉头，静夜里，寂静得似死了一般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什么也听不见。

隔了一会儿，云层渐去，月光稍微朦亮了一些，使得郭伤熊运足目力看去，在雾气氤氲中可以看到隐隐约约一些事情。

这时虫鸣、蝉鸣、蛙鸣，甚至猫头鹰的叫声，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响了起来，自从深夜里那刺耳的钉棺声寂灭后，几乎静到了极点。如今突然间虫豸齐鸣，倒令郭伤熊微微吃了一惊。

他又小心翼翼地潜近五六尺，已可以看见地上被掘起的黄土、三四副棺材、铲子、泥锹……但没有人！

——半夜三更，是谁挖起这些棺材，要做什么？

——如果是人掘起这些棺木的，现在人呢？

郭伤熊耳目所及，尽是紊乱的荒坟，幽冷的寒雾，远处的狼嚎，近处被野狗拖啃出来的残缺不全的尸骸，真似一个人间鬼域一般，难道挖坟的不是人，而是……郭伤熊想到此处，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噤。

就在他打寒噤之际，四周的虫鸣骤然静了下来。

就在这时，“叮”的一声，一道剑光，已刺到郭伤熊眉心！

要不是在剑光之前，虫声忽然灭寂，令郭伤熊心中起了“有

人欺近”的念头，这一剑郭伤熊必然来不及躲过去！

唯是郭伤熊既已生起“有敌来犯”的戒心，他的刀也“呛”然出手。

“叮”，郭伤熊一刀，架住一剑。

对方抽剑，“嗤”地又一剑刺向郭伤熊腹部。

对方抽剑发剑如此之快，就像这一剑，本来就刺向郭伤熊小腹一样！

可是郭伤熊的刀也立刻下沉，“呛”的一声，刀剑又交在一起，发出极灿烂的星火来。

星火激溅的刹那，只不过眨眼间，但郭伤熊就在这眨眼间看见对方青衣，劲装，蒙头蒙脸，双目精光闪闪。

这一连四个印象，已深深镌钻郭伤熊脑海里，在刹那间能把极难认的攻击者形貌记住，是郭伤熊的特长之一，他能在两河之间被誉为“小四大名捕”，实非侥幸。

就在这时，“嗤”的一声急响，背后又响起一道剑风。

这道来剑之迅疾，简直比剑风更急，郭伤熊大叫一声，将左手的烧饼酒瓶，往后撒出，令出剑的人稍稍慢了一下，回刀一架，“叮”的一声，刀剑相击，又迸星火！

这刹那间，郭伤熊也看清楚了来人——跟刚才那个青衫劲装蒙脸夜行人完全一模一样的人。

他心里刚叫苦了一声：见鬼了！背后那人又“嗤”地一剑刺来！

郭伤熊回刀招架，一面打一面退，他所退的方向，是向他原来左侧的地方退去，是以他左右是敌人，但背后是空旷的地方，这样的退法，是他身经百战而且久经夜战所得来的经验，可以免于腹背受敌。

可是这时“嗤”的一声，背后又一道剑风遽至，比前二人所发出的剑势，只有更急！

郭伤熊瞬息之间，变成左、右、后三方俱有强敌！

按理说在左右两面劲敌急攻之下，后面这一剑郭伤熊是万万躲不过去了——如果郭伤熊的外号，不是叫作“一阵风”的话。

可是他就是“一阵风”郭伤熊。

他的武功精华，不是拳头不是刀，而是轻功。

他怪叫一声，拔地而起，冲起一丈三尺，斜飞十七尺，落在一棵枯树枝丫上。

那三人三剑击空，“叮叮叮”，三把剑尖抵在一起，借剑尖互触之力三人齐向后一翻，迅速没入黑暗之中、碑石之后。

郭伤熊独脚立在枯枝丫之上，久久不敢下来，他在心里寻思：要是对手三人，再联手攻击，自己是不是抵挡得住？如果对方不止三人呢？这些究竟是什么人，武功如此诡异，剑法如此迅疾？

他忽然想到传说中有十二个人……不禁又打了一个冷颤，随后又想：不会的，那是十二个人，不是三个人啊。

——幸好是三个人！

隔了好一会儿，还是没有半点声响，郭伤熊心里又骂了一声：见鬼！试探着问：“喂，朋友！”但幽荡荡、静悄悄的，并无人相应。

郭伤熊又沉住气，等了好一会儿，心里不知骂了多少句“见鬼”，终于大声叫：“喂，朋友，别躲藏了——”

但深夜里没有半声回应，就像只有他自己一人在对着荒坟说话一般。

郭伤熊忍不住大声喝：“喂，朋友，有种的别躲躲藏藏，滚出来吧！”这时天已快亮了，远处传来鸡啼声，郭伤熊这才知道，敌人大概已经走了，这使他感觉到又轻松，又沮丧。

轻松的当然是大敌已退，自己已无生命之虞，沮丧的是他身为两河大捕头“一阵风”，今几个却真的站在枝头吹了一夜寒风，连对手是什么模样儿、半夜钉棺盖是干什么来着也摸不着边儿。

他这个大捕头，可还有颜面么？

但他的眼睛又在晨雾中亮了起来。

他以一只狸猫一般轻盈的步履下了枯树，仔细得像一只老鼠在拖一只鸡蛋一般小心翼翼，但观察那被挖掘过的坑洞，还有棺里棺外。

然后他眼睛更亮了。

是他发现了什么？

不管他发现了什么，从他嘴角露出来的笑意，都可以感觉得出，他所发现的能令他极其满意。

是以他正准备离去。

他绕着墓地走了一小段路，这时，天已蒙蒙亮了，他一面走着，一面留意着墓碑后有没有匿伏着敌人，就在这时，忽然之间，他的步伐顿住了。

他的眼光，一直留在一座墓碑上，那墓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他的眼睛像苍蝇陷在蛛网上一一般，被强烈地吸引着，以致一时无法把目光收回来。

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他吸这口气的时候，眼神更亮了——无疑他是可以借着一点晨曦，看清楚碑上的字——而如果他适才的笑容是表示着满意的

话，此刻他的脸容是充满着诧异。

一种发现了重大秘密的诧异。

他又喃喃地说了一声：“见鬼了！”跨出冢场时，他才摆摆手，旋了旋身，似乎这才想起自己为求自保时，已把酒瓶和烧饼扔出去了，所以左手是空着的。

刚才在坟场上的凶险格斗，就似一场梦一般。

但对于“一阵风”郭伤熊的发现而言，这绝对不是一场梦。

他一回到家，兴高采烈地把他的侄儿摇醒，要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。郭伤熊的侄儿虽然也是两河“小四大名捕”之一，但就是因为他是这一带的名捕，所以他为了办案，已四天没好好睡过一觉，对他的叔父天未亮就摇醒他的事情，始终惺忪着眼睛，有一半没一半地听着，何况，他叔父又没有带酒和吃的回来，故此更引不起他侄儿的兴趣。

也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使得郭伤熊光火了，骂道：“你睡你的大头鬼去吧！待我明天破了这个连环巨案，不管你叠高枕头也睡不着！”他没把故事的下半阙，尤其是发现了什么告诉他侄儿，就喷了一口：“见鬼！”回到房里去了。

俟第二天他的捕快侄儿睡醒了之后，到房里一看，郭伤熊已无影无踪，侄儿去问他的弟弟，才知道叔父一大清早就穿着衙差官服大摇大摆威风凛凛地出去了，可不知上哪儿去。

侄儿一想，叔父昨晚告诉自己的事，总觉有点不安，于是便匆匆洗过脸，赶到县衙府邸去，但打听之下，才知他叔父并没有来过！

以他叔父平常恪忠职守，每晨必依时依候到衙府巡视一趟，安排各路差役的事务，今日却忽然有了改变，显得极不寻常！

所以他立刻去找与他叔父共事的一位好朋友，巡捕都头张大

树商议，这时候已近正午时分了，张大树得悉后，也觉得此事颇不寻常，立即分派大大小小的捕快差役去找。

直至傍晚，郭伤熊仍是影踪不见，消息全无，众人这才知道事情不寻常到了极点！

张大树呈报知府大人俞镇澜，知府大人加派人手，四处寻索，但忙了一整夜，仍一点信息都没有。

由于郭伤熊在两河一带的功勋业绩毋庸置疑，乃得河北大名都部署转运使知州事吴铁翼吴大人赏识嘉惠，所以知府俞镇澜即将此事呈报吴铁翼。吴铁翼大为震动，专任通判谢自居协助俞镇澜搜索，唯历三日全无结果。

三天后，张大树陪郭伤熊的侄儿在午时光景步出县衙，或许张大树是看出他愀然不乐的样子，便随便安慰了一句道：“你别担心了，你叔父外号‘一阵风’，谁知道他是不是飞上屋顶去了。”

话未说完，猛见飞檐所投下的影子，轮廓边上多了一团黑乎乎的事物。

两人疾望一眼，飞身上檐，只见飞彩绘金的瓦檐上伏着一个人，已死去多时，尸首亦开始腐烂。

这人当然就是郭伤熊。

他的死法很怪，身上无一点伤痕，但由舌至喉，由喉至胃，由胃至肺，全都焦烂了，好像有一把火在他体内烧过似的，最奇怪的是他死的时候，双手还抱着一块墓碑。

那块墓碑无名无姓，只有一块类似“闪山云”一般的翠绿玉石，嵌在墓碑上，有人认得，这块墓碑是“大伯公义冢”处的其中一块无名碑。

谢自居和张大树，以及死者郭伤熊的侄子，都先后到“大伯公义冢”查过，可是一点线索也得不到。

这件案子，也成了众说纷纭的无头公案。

[二]

把这件案子发生的前后过程，告诉铁手和冷血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郭伤熊的侄子。

而郭伤熊的侄子，也是名列两河“小四大名捕”之一的郭秋锋。

郭秋锋外号“白云飞”，跟他叔父郭伤熊一样，都是轻功极高的六扇门好手。

郭秋锋把这件案子始末告诉铁手和冷血，并不是要他们俩去插手这件事，只是那时候冷血正在他的家养伤，而且铁手、冷血二人也正为了两河九大家的灭门惨祸大费脑筋。郭秋锋坚决认为，他叔父的案件虽迄今为止，并无任何头绪，但他仍坚持要亲自破案，为一手抚养他俩兄弟俩长大成人的叔父报仇。

郭秋锋无疑是一个很有志气的年轻人，所以铁手和冷血虽对他手上的案件有兴趣，但因知郭秋锋倔强个性，便没有插手干涉。

可惜郭秋锋的遭遇可以说是极坏，他因受铁手和冷血所托，保护易家庄二庄主易秋崖，竟然在戍守台战死。

这时候铁手和冷血也破了九姓灭门的惨案，以及平息了易家庄夺权之乱，铁手和冷血还没有闲下来，便立意要替郭秋锋完成遗志：照顾郭秋锋亲弟弟郭竹瘦，以及把郭秋锋的叔父郭伤熊的案子查个水落石出。

他们第一个步骤，是找到了郭竹瘦。

郭竹瘦也在衙门里当差，只不过武功既不如他叔父和哥哥，轻功也鞭尘莫及，就连办案能力也有一段甚远的距离，所以郭竹瘦尽管是营营役役，也只不过是衙里的一个杂事副都头而已。

他们找到郭竹瘦，是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案情。

因为他们的第二个步骤是研究“一阵风”郭伤熊是怎么死的。

——郭伤熊的轻功如此之高，既已给他掠上屋顶，为何却死在檐上？是什么人杀了他？为什么要杀了他？如何杀了他？而郭伤熊那晚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？这秘密跟他被杀又有没有关联？

手拈火炭的人

[一]

郭竹瘦的看法是：“叔叔他老人家不知勘破了多少案件，所以也不知有多少不法之徒想杀害他，但以叔叔五脏俱焚的死法来看，像被一把火烧入了肺腑里去，叔叔的死因很可能是中毒。”

铁手和冷血也是这样推断。

铁手于是道：“你叔父平时跟什么人特别要好？”

郭竹瘦是个臃肿肥胖的青年，没精打采地坐在那里，移动对他而言是一件颇费力气的事。他听到铁手这样问，才微微动容道，“你的意思是——？”

“你叔父既是中毒死的，那么很可能是饮食时出事的，但以‘一阵风’郭伤熊的精明历练，不致会胡乱吃下可疑的东西，除非——”

“除非毒死他的人，是他不提防的人，将毒药掺入食物中……”

“是了。”

“叔父的密友，我也不清楚，但大部分捕役跟他都义气相投，融洽得很。”郭竹瘦沉思了一会道，“府都头捕役张大树跟他三十年相交，可能在他那儿会知道较多。”

铁手和冷血正待跨出门楣，但见小屋破旧，墙壁剥落，心

中不禁暗叹一声。冷血忽问：“令叔去后，可以说是因公殉职，不知……”

郭竹瘦立即道：“总算通判谢大人呈报请愿，吴知州事厚加抚恤，发下了三十五两银子……”

“三十五两银子？”冷血和铁手心里不觉发出一声唏嘘，一条好汉的性命，三四十年来为破案而历尽万难，死后所发的抚恤金平均一年也就一两银子，但看去领这唯一的一笔“犒劳”的郭竹瘦，已经颇为满足了。

看来没了命的好汉当真是不值钱！

看来如果没有以高贤称著的通判谢自居代为诉愿的话，官衙只怕连这三十五两银子也省下来了。

想到这里，铁手和冷血除了自己掏腰包交给郭竹瘦，希望他有能力把丧事办得风光一点，过点好日子外，心里也不禁一阵阵苦笑。

万一有一日出事的是自己，又值多少两银子，还是多少文钱？

[二]

张大树是一个豪迈的人，声若洪钟，满脸麻皮，一提到郭伤熊的死，他就拍桌子：“格老子的，这些日子来，东查没有消息，西查没有结果，人人都已淡忘此事，都龟儿子的撒手不干了！他奶奶的，难道这些年来，郭头儿对兄弟们的照拂，就此一笔勾销了吗？他奶奶的熊！别人不管，我张大树可不放手！”

铁手道：“张大哥讲义气，这点我很敬佩，我们也正是来为郭头儿案件查个水落石出的……却不知张大哥可否告诉我们郭头儿平素常跟谁一起吃喝？”

张大树愣了一愣，张大了口，指着自已鼻子，道：“我。”